

海飞 作品
A Hai Fei Book

青烟

人民文学奖得主 海飞经典短篇小说
The Latest Work by Hai Fei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青烟

海飞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烟 / 海飞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4-4086-1

I. ①青… II. ①海…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6662 号

青烟

策 划: 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 海 飞

责任编辑: 刘 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nwp.cn](http://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4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086-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CONTENTS

〇〇一	青烟	一六一	在雨里洗澡
〇二三	床单	一七五	卧铺里的鱼
〇四一	冬至	一九三	达芙妮在尖叫
〇五五	嫁妆	二〇五	四月三号的雨夜
〇六九	如戏	二一九	像水草一样摇摆
〇八七	菊花刀	二二九	瓦窑车站的蜻蜓
一〇七	棺材梅	二五一	也有野草也有鲜花
一二九	胡杨的秋天	二六七	为好人李木瓜送行
一四五	闪光的胡琴		

青烟

青烟已远，还记得墙角，一朵梅花？爱爱恨恨有几人，
在你耳边有回声？青烟已远，风带你回到，旧时堂前。一生
一世几个爱，都化作一缕青烟远。青烟已远……

——流行歌曲《青烟》



谷谷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听到不远处传来的火车的轰鸣。雪亮的车头灯射出的灯光，会在谷谷逼仄的房间里一闪而过，留下一抹转瞬消失的白亮。那只柏龙牌调频收音机的绿灯还在亮着，就放在谷谷的枕头边上。他觉得手臂有些麻了，手臂木头一样连在自己的肩头。手臂上枕着婉君的头，她的头发卷曲而蓬松，像一只大尾巴的松鼠一样。她睡得很死，谷谷喜欢她把自己睡死的样子。谷谷缓慢地小心翼翼地从小婉君的脖子下抽出了自己的胳膊。他在婉君的脸上亲了一下，这时候他闻到的是温暖的女人的体味。

婉君很女人。熟睡中的她正发出女人的气味，这种气味在夜色中穿梭，混和的是一个叫小燕的节目主持人，在主持着龙山夜话。她一会儿放歌曲，一会儿和听众谈心。她的声音绵软而略有弹性，有些让人昏昏欲睡。谷谷喜欢这样的声音，他总是在脸上挤满微笑，望着那黑暗中传来的一点绿色。那是收音机上的频道显示。谷谷不止一次地猜想，这个叫小燕的女人，一定在抽烟，一边抽烟一边主持着节目。而婉君是一个真实的女人。婉君结过婚，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她离婚了，因为她的丈夫老是在赌输的时候把她打得鼻青脸肿。有一天，婉君和一个女人坐在了谷谷的对面，女人说这是婉君这是谷谷。那是在浣江茶楼里，茶楼里的陈设，是那种崭新的陈旧，是一些仿古的桌椅。但是谷谷还是喜欢上了这些桌椅，他不时地呷一口上好的绿剑茶，不时地用手指头掠过桌椅

的板面,好像是在抚摸一个孩子的脸。女人后来走了,留下了婉君和谷谷。谷谷望着女人远去的背影,那是一个酷似古代媒婆的背影。谷谷孩子一样笑起来,他说婉君,我是一个河南的农民。

现在这个河南的农民就躺在了婉君的身边。婉君的身子玲珑剔透,谷谷在床上抱着婉君睡觉的时候,就有很男人的感觉。他想女人真是好东西呀。婉君长着一双大眼睛,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只是脸上有几粒不太显眼的小雀斑,此外就是脖子有些短。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在床上风情万种的女人。谷谷在刚开始的时候被婉君吓了一跳,婉君很狂热,一场暴风雨一般,把谷谷搞得晕头转向。后来谷谷才慢慢地适应了,他想婉君在喝茶时,是很淑女很文静的呀,怎么在床上就会像野兽一样又嘶又咬又吼。但是谷谷还是喜欢着婉君的一场场暴风雨。谷谷想,暴风雨啊,你来得更猛烈些吧。谷谷感到疲惫而幸福。

谷谷住的房子是租来的,就在老鹰山脚,是一梯两户的小户型。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造的老房子吧,谷谷在楼下空地注视小楼陈旧的墙面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在看一位同一时期出生的兄弟。谷谷从河南邓州来,他已经三十岁了,他从十八岁开始外出打工,打了十二年的工,但是手头却没有多少积蓄。所以在很多个夜里,他捧着收音机,老是觉得悲伤。他悲伤地想,自己的一辈子,是不是永远只能养活自己,然后就老死。谷谷的对门,住着一个女医生。女医生恐怕也有三十岁了吧。女医生出现在楼梯上的时候,总会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风。谷谷喜欢这样的香风,在他的眼里,女医生就是个美女。女医生好像还没有成家,她偶尔会带不同的男人回家过夜。谷谷在猫眼里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总是感到脸红。但是他仍然会在门口有响动的时候,把眼睛贴近猫眼。这是因为,女医生是个漂亮女人。谁不喜欢漂亮女人?

谷谷睡不着的时候,就起床抽烟。或者是站到窗前,看不远处的火

车轨道。轨道上亮着或红或绿或桔黄的灯光，在夜色里很鲜艳，像是妖怪的眼睛。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有一辆火车，咆哮着穿过夜色。谷谷喜欢火车雪亮的车头灯，喜欢火车上一格一格的灯光。他总是想着火车里的人在干些什么？打哈欠，吃桔子，打牌，睡觉，或者是一个小偷，在偷一个老头的包裹。如此等等。窗口的夜风总是有些凉，所以谷谷会把自己的膀子抱起来。看上去，这是一个多么瘦弱的剪影，像一棵快要掉尽叶片的秋天的树。婉君在这个时候翻身，或者呢喃，或者微微睁开她美丽的眼睛。她会看到一个剪影，她总是觉得这个剪影，不像是一个公司的员工，而像是一个古代的诗入。她会脸放在枕头上，侧着身子静静地看这幅剪影。她喜欢谷谷的温文。谷谷一点也不像河南的农民。

谷谷在浣江茶楼第一次见婉君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家制药公司的员工。那是女人让他这样说的，女人说，你只有这样说，人家才肯和你交朋友。女人后来收了谷谷的五百块钱介绍费。女人走的时候，像一只江南水塘里刚刚上岸的母鸭。她的脚是八字脚。谷谷后来和婉君也走出了茶楼，他们在浦阳江边的长堤上慢慢地走着。有安静的水声，不断地轻拍着他们的耳朵。耳朵里，就灌满了水的声音。谷谷知道了婉君在雄城超市上班，谷谷就开始想象婉君在超市里的货架边站立时的样子。明净的日光灯，映照着那些货物，和那些货物发出的气味。婉君就站在那堆气味里，不时地打一个空洞的哈欠。后来谷谷把婉君送到了家。其实那是婉君的娘家，婉君离婚后就回到了娘家，从此那还没有成家的弟弟，就成天对着婉君唉声叹气。婉君装作不知道，婉君想，这也是我的家。

谷谷没事的时候，就去接婉君下夜班。超市夜班十点钟下班。婉君跟着谷谷走，到了谷谷的家，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洗漱，上床，然后开始一场暴风雨。婉君很老练，好像波澜不惊的样子。每次都是谷谷把脸埋在婉君的胸前，好几次他的鼻子都酸了，想要哭出来的样子。婉君

轻轻拍着他的背，哄小孩一样地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有一天在暴风雨后，谷谷还在喘着瘦骨嶙峋的粗气。婉君说，我们还是什么时候去登记吧，我不愿再听我弟弟唉声叹气了，再说，登了记我们怎么样都是合法的。谷谷本来想说，不登记也不犯法。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想说的话，被自己粗重的喘气声给吞没了。后来他感觉到累，就什么也没有想，沉沉地睡了过去。他睡过去的时候，感到婉君还紧紧地用手拿捏着他，好像是捏住了一张婚姻保证书。



谷谷喜欢黑夜。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黑得发亮的黑夜里，坐在那张金丝绒的陈旧的沙发上。那是房东留在屋子里的陈设。房东是一个老头，他有着一双混浊而哀伤的眸子。那天，那是一个春天吧，反正谷谷听到不远处铁轨边的青草都在欢叫。谷谷跟着老头来看房子，老头把门打开了，他沙哑的嗓门也随之打开。他说，这是我和我老伴几十年前住过的房子。谷谷闻到了灰尘和家具霉变的气味，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间小屋。一间小厨房，一间小卫生间，有喷淋，一间卧室，没有客厅。这儿适合安放谷谷。谷谷在老头沙哑的嗓音里，把房租交到了老头的手上。谷谷喜欢的是那张陈旧而结实的木板床，喜欢那张金丝绒沙发。谷谷想，这沙发上，一定坐过一个蜷着腿的慵懒的女人。

谷谷是在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离家远行的，他站在土埂上的时候，仍然能看到自己家的黄泥小屋，和小屋门口的父母以及妹妹。起先谷谷每年年底都会回去，后来变成两年一次，他辗转的地方，也越

来越多。他打电话的时候，会把电话打到离他家不远的小店里，然后让小店里的老乡去叫他的父母亲。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对着话筒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你有什么事？后来他从灌满风声的话筒里，得知妹妹也出门远行了，去了温州，据说是在鞋厂打工。谷谷后来来到了一座叫诸暨的县城，从火车上下来，看到不远处铁轨旁边的老鹰山时，他就知道自己要在这儿留下来了。他喜欢铁道旁边的这座山，以及山脚下的凌乱居民区。他觉得这样的地方，才像是人间。这个时候，他的包里，塞着几首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曾经在打工杂志上发表过。但是当认识了婉君以后，他不愿意再写诗。他觉得最好的诗歌，就是躲在黑夜里听调频台小燕说龙山夜话；就是在黑夜里站到窗前，看一辆辆火车从他的视野里开过；就是在黑夜里，按住真实的女人婉君，用汗把这个女人和夜晚，都浸得湿透。

谷谷其实不是药厂的员工。谷谷在十里牌的殡仪馆工作。他有一个师傅，那是一个清瘦的师傅。师傅像一根竹杆一样，在他面前飘动，他的脸上挂着瘦弱但却亲切的笑容。师傅递给他一件青色的褂子，和一只口罩。师傅的声音有些尖利，这也许与他身体的高瘦有关。师傅说，以后，你跟我好好学。你知道什么人最不怕鬼吗？除了医生，就是我和你。

谷谷笑了一下。谷谷其实从来就没有怕过鬼。在少年的时候，他就经常出没在老家村庄不远的坟地。他喜欢站在新坟前，看那些被雨水浸泡而显得溃败的纸花。纸花顽强地把自己的身体，攀附在花圈上。纸花的身体，被雨打湿，沾上了泥。那些泛黄的泥土，也会在一场雨水过后，慢慢地沉下去。谷谷会呆呆地站在坟前，想象里面躺着的一个，本来还经常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的人，竟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安静。谷谷到了殡仪馆以后，跟着师傅烧尸体。第一次烧尸体的时候，他是看着师傅烧的。师傅说，你看着。他看到一具尸体顺着轨道推了进去，那是一具年老而

且有些干瘪的尸体，脸上罩着色彩艳丽的妆容。他的嘴微微开着，好像还有话要说却又说不出的样子。那是一张干瘪的嘴，可以塞得进一只鸡蛋。然后，师傅合上了仓门，按动了电钮。在监控器上，谷谷看到了一个人变成灰的过程。熊熊的火焰，在尸体上像上蹿下跳的小兽。柴油和尸体一起燃烧，令谷谷感到眼睛在片刻间就花了。谷谷愣愣地看着……很久以后，师傅打开了仓门，他看到了白色的骨灰。师傅笑了一下，说，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然后，师傅举了举手中的耙子。

谷谷轻而易举地学会了火化这一工作。这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项工作，但是要把尸体烧得干净，要把骨灰烧得很白，要把头盖骨烧得像烟花一样盛开，却需要像师傅一样的本领。好些时候，看到师傅在操作的时候，谷谷会突然开小差跑出来。他会跑到殡仪馆的那片空地上，看着高高举起的烟囱，愤怒地指向蓝天。看到烟从烟囱里钻出来，谷谷就想象，这是人的灵魂，从烟囱爬了出去。

谷谷喜欢这样的烟，他像送别亲人一样，目光长久地停留在那青烟之上。

其实，谷谷的收入不错。谷谷尽管只是一个聘用工，但是谷谷的工资，比在雄城超市上班的婉君要高出好多倍。谷谷是一个不太会用钱的人，他领了工资以后，理发，买洗衣粉什么的，用去一些，此外的钱，他不知道怎么用。他也不去享受，他的享受，就是在黑暗里抱着那只收音机。抱着收音机，就等于抱住了美丽的小燕。

有一天他把自己深深地埋金丝绒沙发里，听小燕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小燕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住在北庄新村的，死了两年了。他死在床边，好像是突然死去的，最近才被人发现。现在居民楼里有人说，怪不得两年前常能闻到臭味。小燕说，年轻人的亲人们，怎么就不知道寻找一下自己的孩子呢。小燕后来放起了一首歌，那是一首女人唱的叫

做《不想睡》的歌曲。谷谷听着这首歌有些难过，他也不想睡了。他认为人死了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去处的，不管是被埋到地底下，还是从烟囱里爬出来。这个年轻人，其实就是谷谷烧的。那是公安送来的一具尸体，直到现在，年轻人远在外地的亲人，还没有找到。师傅说，谷谷，今天你来烧。谷谷看到的其实已不是尸体而是一具骨头，那具骨头被谷谷推进了仓门。骨头烧得很快，半小时就烧完了。谷谷打开仓门的时候，师傅说，不错，不错。师傅说的不错，就是说谷谷已经会很熟练地完成火化程序了。

没过几天，小燕又在收音机里告诉谷谷一件事。小燕在收音机里的声音，有些像下午三点的太阳，温暖但却没有力量。谷谷想，我要是能见一次小燕该有多好呀，小燕是一个在午夜出没的妖怪。收音机上的绿色指示灯，就是妖怪的眼睛吧。小燕在收音机里告诉谷谷，一个忧郁症的女人，曾经是棉纺厂里的厂花。她和丈夫离了婚，没多久她就死在了自己的屋子里。那间屋子，竟然有五年没有打开。五年以前，有人收过她的水费。这五年里，前夫没有找过她，孩子没有找过她，父母兄弟没有找过她，或者说，找不到她。厂里更没有找过她，因为她下岗了。一个人被遗忘了五年，就算她没有死，也和死去差不多了。谷谷想起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是以一具骨头的形式出现在他的面前的。师傅叹了一口气，说，长得很漂亮的一个人。谷谷说，你怎么知道。师傅说，我看电视了，看到电视里在播她的新闻，她房间的床头柜上有一张照片。告诉你吧谷谷，她生前的时候，头发是卷的，眼睛很大，双眼皮，有酒窝。我不说了，就凭这些，你也该知道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谷谷就认定她是漂亮的女人了。漂亮女人，也得烧掉。于是，谷谷漫不经心地开仓，推入尸骨，关上仓门，按动电钮。他木然地站在化尸炉边，手里举着那个耙骨灰的耙子，好像是守在南天门的打瞌睡的武士

一样。当小燕在收音机里把这些告诉谷谷，以及所有的听众时，美丽的女人早就化成了青烟，在谷谷的帮助下升入了天空。谷谷捧着收音机，在金丝绒沙发上发着呆。他的身体，深深地陷入了沙发中。那是因为老式沙发巨大，而且弹簧已经坏了，坐上去时吱吱叫着，就像不小心压住了一只老鼠一样。谷谷害怕自己这样陷下去陷下去，会把自己陷没掉，会把自己也陷成一缕青烟。

谷谷捧着柏龙牌收音机，和收音机里美丽的小燕，和小燕美丽的声音。他在发呆。小燕为了配合谷谷的发呆，放了一首很舒缓的音乐。谷谷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音乐，但是这并不妨碍谷谷在这样柔婉的音乐声里，想起自己的亲人。他想起了父亲，那个瘦小的有着黝黑皮肤的男人。他想起了母亲，那个目光呆滞，脸和鼻头都很扁平的母亲。他还想起了妹妹，他离家时妹妹还是一头黄毛，现在应该学会涂口红了吧。这样想着，他就趿着拖鞋抓着收音机去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他把磁卡插进卡座的时候，才想起离自己家不远的那家小店，一定早就关门了。然后，他就听到小燕也在收音机里和大家说再见。小燕说再见时，声音很性感。性感得谷谷在夜色里哆嗦了一下。

谷谷没有马上上楼。一辆火车开了过来，巨大的灯光铺天盖地地罩向了谷谷。钢铁摩擦的声音，有一种硬度，强硬地闯进了谷谷的耳朵。谷谷又发了一会儿呆，他突然之间感到有些凉，于是他又趿着拖鞋上楼。在楼梯口，他看到了住在对门的女医生。女医生的头发，棕褐而卷曲，柔软如波浪一样趴在她精致的头颅上。女医生身上淡淡的香味，在楼道里慢慢地游走。经过谷谷的身边时，那香味轻轻地抚摸了下谷谷的脸。谷谷举了一下手里的收音机，说，喂。女医生回过头来，一张漂亮的脸出现在谷谷的眼前。谷谷笑了，眯起眼睛笑，说，最近，你和你的亲人们联络多吗？女医生奇怪地看着他，她觉得应该给邻居一个笑容才对，

于是她笑了一下。她的手在飞快地动作着，手快速动作，是想要快速打开门。这时候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如果你和亲人们联系不多的话，你要多联系，比如，常回家看看什么的。

门打开了。

女医生和她身上的淡香跌撞着进入了她的房间。谷谷手中举着的收音机还没有放下来，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地褪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吓坏了女医生，或者说女医生一定把自己当成了精神病。这令他有些扫兴，他快快地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很快他又重归于黑暗里。他能听到隔壁女医生的声音，穿着拖鞋走路，烧水，洗漱。他喜欢这样的声音，其实，他是喜欢着女医生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难以接近，因为他一直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来自河南邓州的农民。只有婉君，才是他生命中真切的女人。

叁

婉君其实不太关心谷谷的工作。她只知道谷谷不用上晚班，工作很清闲，好像收入也还可以。婉君有一天见到了谷谷，确切地说是见到了谷谷的眼睛。在殡仪馆的骨灰堂，婉君看到了匆匆而过的谷谷。婉君是去参加一位同事的追悼会的，那时候她看到一个不高不矮的男人，穿着青色的工作衣，戴着口罩，像黑社会一样匆匆而过。婉君看到了他的眼睛，婉君认识那双眼睛，笑起来就会眯成一条线。婉君说，站住。谷谷就站住了，回转头，他的目光很平静。他其实已经看到了婉君，他想如果婉君不叫他，他也不提这事。但是婉君说，站住。谷谷回过身去，他

的眼睛浮起了笑意。婉君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她熟悉这样的笑意。婉君说，是你吗？

大概有一分钟时间，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不说话。一分钟以后，谷谷把手从大褂口袋里取出来，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摘掉了脸上蒙着的口罩。婉君笑了一下，她的笑容有些苍白，她说，我，知道了。谷谷点了一下头，他看了看自己的脚尖，半新的皮鞋上，积了一些灰尘。谷谷说，知道了，就好。然后谷谷很缓慢地转过身去，很缓慢地离开了。他又重新把手插在了青色的大褂口袋里，风吹起了大褂的下摆，像吹起一片青色的树叶。

后来，婉君来找过谷谷一次。那时候谷谷把自己的身子蜷在金丝绒沙发里，他把收音机贴在耳朵边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婉君打开门进来了，谷谷没有起身，只是在黑暗中笑了一下。婉君顺手打开了灯，那是一盏昏暗的灯。灯泡摇晃了几下，那光线也就摇晃了几下。婉君走到谷谷的身边，她的手伸出去，抚摸着谷谷略微有些卷曲的头发。后来，谷谷的手就无力地垂了下来，那只收音机被他放到了沙发上。收音机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发出一阵呜咽。谷谷把自己的脸，贴在婉君略微有些发福的小腹上。他的手环抱着婉君的屁股，他开始轻柔地抚摸她的屁股。后来他抱起了婉君，把她轻轻放在床上。

那天晚上，婉君一直在兴奋地呜咽。谷谷也是，把头埋在婉君的胸前，眼泪打湿了她的皮肤。

婉君离开的时候，已是凌晨四点了。谷谷说，别回了，明天回吧。婉君说，不，我要回去了。谷谷就送婉君回去。他们经过铁道口的时候，远处正奔来一辆咆哮的火车。谷谷站在枕木上，发呆了，他在想，如果我站着不动，那么几天以后，我就是一缕青烟了。婉君一把拉住了谷谷的手，她的脸上有些愤怒的表情，她说怎么不走，想找死。谷谷笑了一下，

车头灯的强光，把他的身体映得透亮。

婉君把谷谷的身体，从那堆强光中拉到了铁道边。火车呼啸而过，一头冲向远处的黑暗之中。火车是一块巨大的不知疲倦的铁。谷谷这样想。然后谷谷把婉君送到了城南，那儿是婉君的娘家。诸暨是一座不大的县城，安静，冷清，当然也安逸，宁静。诸暨其实很适合生活。谷谷把婉君送到了楼下，婉君说，再见。谷谷也说，再见。谷谷看着婉君上楼。这时候，天色已经开始亮了，淡淡的光线，像一层半透明的塑料纸，把谷谷和清晨，一起罩在了其中。谷谷望着婉君的背影想，婉君不会再和自己见面了。婉君，一定是和自己分手了。这样想着，谷谷开始忧伤起来。但是他没有落泪，他只是掉转身子，落寞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天清晨，谷谷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母亲接的电话，母亲说，你，还好吧。如果外面辛苦，不如回来。谷谷笑了，说不辛苦，我在医药公司里做销售代表呢。母亲说，你妹妹在温州，已经三年没有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她偶尔打个电话回来，说是过得不错，还处了对象。你呢，你有对象吗？

谷谷想了想说，我刚才还有的。母亲没有听懂，母亲说，难道现在没了？谷谷就笑了起来，说，妈你不用搞得太清楚，我的事，自己会管好的。后来，谷谷就挂了电话，挂电话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没有问爸爸身体怎么样。于是谷谷又拨电话过去，小店的店主说，你妈走了。

谷谷在这一天开始想念妹妹。两年前谷谷回家过年的时候，妹妹没有回去，说是太远了，工作忙。现在，妹妹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奇怪的是，谷谷居然没有妹妹的电话号码。谷谷就想，我要去买一只手机，我要找到妹妹。

谷谷当天就去买了一只手机。但是找到妹妹就有些难。他找了一个温州的老乡，那是一个有文化的老乡。老乡说，要不登报试试。谷谷说，多少钱？老乡说，八百。谷谷的心就有些痛了起来。谷谷的心大概痛了

五分钟左右，他咬了一下牙关说，好的。

谷谷的特殊工作，让他有抽不尽的烟。他本来不抽烟，后来他开始抽了。他收丧主的中华烟。丧主说，帮我们把尸体烧得干净些，谷谷就点头，说，保证保证。然后，就会有烟递给来。谷谷学会了抽烟，他窝在沙发上边抽烟，边摆弄刚买来的手机。那是一种奇怪的机器，可以把看不见的那个人，找到。谷谷的日子，波澜不惊。

谷谷后来又谈恋爱了。那个女孩来自邓州，和谷谷是老乡。谷谷是去洗脚的。他从来没有去过大桥路的良子足浴，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了要洗脚，他想洗脚到底是什么滋味？他就进去了，就有一个叫珍珍的健康结实的女孩，端了木盆进来。珍珍给谷谷洗脚，把谷谷的脚紧紧抱着，又搓又掐又按的。谷谷躺在沙发上，看着女孩红扑扑的脸，觉得很滑稽。他总是觉得，从他这个位置看过去，就像是这个女孩想要吃掉他的脚似的。谷谷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说，我叫珍珍。谷谷说，你是哪儿人？珍珍说，河南的。谷谷说，河南哪儿人？珍珍说，邓州。谷谷说，我也邓州的。珍珍说，骗人。谷谷说，骗人不是人。珍珍说，那你说一句河南话听听。谷谷就说了一句河南话，再说了一句河南话。谷谷说了无数句河南话，珍珍信了，说，老乡！

谷谷后来常去洗脚。洗脚的时候，捧着个收音机。如果珍珍正在忙着，谷谷就坐在一边的沙发里，等珍珍帮客人洗好脚，再洗。珍珍说，你为什么老是捧着个收音机，像个老头似的。谷谷说收音机里的声音好听，你听，有歌曲。歌曲的声音，从收音机里跑了出来，果然是好听的。一个叫任贤齐的男人，在说太平洋是很伤心的。珍珍喜欢谷谷，她觉得谷谷是个实在人，她喜欢和实在人一起聊天，甚至一起生活。她二十四了，在老家农村，她也老大不小了。谷谷约了她吃饭，看电影，然后在浦阳江边遛了几圈。他们，就像是恋爱中的男女了。